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说起郢西，便会想起七夕故里，想那天河边曾上演多少缠绵悱恻的故事；说起郢西，便会想起柳州城的袅袅柳丝，在春日金钱河畔弥漫了多少离愁。前不久，十堰市作协开展“天上七夕·人间郢西”主题采风活动，70余名作协会员共赴一场诗意之约。本期作品版选用几篇笔会作品，带读者走进郢西——这个神奇而美丽的地方。

去郢西赴诗意之约

三访七夕故里

■丁正雄

天河的秋雨淋得很惬意，酷似弯月中嫦娥茶缸里溢出的圣水，头皮感觉不到凉意。冰客老师如我般童真，让手里的伞悠闲着，尽情感受山城这琼浆玉液般绵绵的秋雨。

亲家是郢西观音镇的，八年前来过。印象深刻的是苞谷酒和端杯后的二四来回敬酒礼。几个回合下来，让不胜酒力的我至今后怕，酒文化藏在这民风淳朴的礼数中。第一次登亲家的门，是为儿子的婚事，准备烂醉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席间硬撑着喝到最后，和亲家划拳，一下消除了千里姻缘的陌生。那天天蔚蓝着，大家心境很亮堂，观音镇这个神仙地名给这段美好的姻缘注脚着一切安好。第一次来郢西，奔着儿子美好的爱情而来，天意！

今年七夕前，是陪《青年文学家》的周社长到淘宝第一村下营村，考察文创基地来的。我们一行一下车，就被大山深处那绵延十几里的荷花惊艳。那古老的塔楼前，垂柳舒展很得体，罩住了小桌下围坐的我们，难得一片阴凉。

从都市来看荷花的俊男靓女中，来七夕故地见证爱情者居多。这里是全国著名的第一淘宝村，电商平台直播带货被昔日封闭的山民玩到极致，年轻的王华健老总把大都市的营销理念潜移默化到了一群有理想的山民心中。七夕文化通过网络跨越千山万水，传播到了五湖四海，美人茶、美人酒从一个山沟沟登上了京城的大雅之堂。

这里有牛郎织女的故事，爱情这个永恒的主题，让这里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充满灵气。

那个夏夜，趁着山城凉爽，我们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道，漫步天河鹊桥，穿越时光隧道，在铜牛前合影，欣赏美轮美奂的两轮圆月，思绪追随人间凄美的爱情故事，从波光粼粼的天河到繁星点点的银河。

这次来郢西是参加作协的一次笔会，有北京来的教授，有省城来的领导，更多的是来自各条战线的文学爱好者。他们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一直用笔墨辛勤耕耘，讴歌家乡的山山水水，用丰富的情感描绘身边的人和事，家乡在她们飘香的文字里名扬天下。

90后女作家微微、晏子在上津古镇就是一对精灵，上津道上她们的一颦一笑羞醒了路旁挑担的商夫，让奔跑的马蹄定格墙头。古镇城堡上古法晒制的豆豉，勾起了味蕾里妈妈的味道，飘香而温馨。

上关县旧址，党旗下军用地图里的上津古镇，军事要塞，湖北第一个解放的县城办公地。窄巴的天井水槽旁，人来人往，仿佛都穿着军装，“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们……”泪眼朦胧中，看到的是一个记录在红色墙壁栏上英雄的名字。

明清老街上别具一格的要数“墨柳画苑”，这是一位失聪艺人开的。或许她太惜五谷之香，难舍农人之果，奇思妙想着用上了五谷杂粮绘画。我第一次惊艳五谷杂粮有如此自然的颜色，能让各种名画融入农民的成果中。心咯噔一惊，真是高人隐于民间。

这次文学采风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地方领导，他们完全变身为导游，每到一处，对家乡的历史人文如数家珍。乡村振兴文化先行，每一位笔者，也在用自己的嗅觉捕捉山城的魅力，用不同的笔锋书写传播着七夕故里的印记。

（作者地址：茅箭区市府路万象国际城）

郢西上津素有“天子渡口、古塞上津”的美誉，上津古城便坐落于此。虽历经风雨，古镇屹立不倒。随着近年来修缮一新的明清古街对外开放，古城古街相互衬托，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微风徐徐，上津古城沐浴在晨光之中。我们走向古城墙，这座古城墙是一道长长的屏障，也是一个韵味悠长的画廊。登临城墙，放目远眺，台城之下，青砖黛瓦，雕梁画栋，在簌簌而落的历史尘埃中显出悠悠古韵。城墙上城砖斑驳沧桑，城墙外高楼耸立，我与同行采风的佳友们仿佛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行。在城墙上俯瞰四周的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古城遗韵

■夏飞雄

古巷呈狭长形，并不宽。铺地青石经年琢磨、风雨冲刷，鳞泽泛亮。巷子再老些，路面会有两条下凹的浅沟，那是数百年流轮撵出的辙印，蕴满岁月沧桑。阳光洒落在巷子的石板路上，仿古窗花、人物铜雕，一起构建了这座地处上津闹市的“小桃源”。一群群前来拍照“打卡”的游客依序入巷，逼仄跟进行。如今的上津古巷，现代气息与古朴建筑相融，酒吧、咖啡吧、美食店等特色小店点缀着街巷的各个角落。闲暇之际，大可约上三五好友，到此处小酌一杯，或是饮一口醇香的咖啡，享受悠然闲适的周末时光。

走在古街旧巷间，那些布满苔痕的青砖，那些历经风雨的古瓦，不断展现于眼前。我轻轻抚摸街巷的古老墙壁，上面多是岁月的痕迹，砖缝间探着野草，却也有长在砖石上的芒硝。小巷深处有人家，幽深的街道，潺潺的流水，颇具个性的艺术店铺等映入眼帘，置身其中，仿佛岁月变的从来都是一批又一批的人潮汹涌，不变的是这些镌刻在时间上的上津记忆。导游讲述的也多是小巷历经多少尊卑荣辱、爱恨交织，走了许久，依旧绵延不绝……

我和友人近距离探访巷口的一户人家，两位老人和他们的大黄狗生活在一起，高兴地向我们讲述着此处的沧桑巨变。不管本地人还是远道而来的外地客，热情好客的上津人，都愿意拿出一壶酒倒满给游客们喝，这种待遇在我游历的其它古镇景区内从来没有得到过。我浅酌一口，挥手告别了好客的老人。迈出高高的青石门槛，前望古巷，不见尽头，沿着平平仄仄的卵石路漫步，任心绪静然流淌。此刻，古巷里的歌声掠过耳畔，此情此景，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

（作者单位：郢阳中学）

26年前，当13个人挤在一辆吉普车赶赴上津时，我刚20岁出头。辇车虽然简陋、拥挤，一路的白杨树却一点儿不敢含糊。它们笔挺挺地站着，像卫兵护佑着我，不敢有丝毫松懈。而我的大好年华也绝对不可辜负，因为上津据陈新闻先生考证曾是“郢”国的王城，果真如此的话，那一年我就是奔着当国王去的。

“郢”国！好像是个国吗？我没有从甲骨文找到“郢”的本字，从这个字的组成分析，我认为“郢”国表示的可能是“山的那边有一个一诺千金的国家”。那么，我这个国王是不是也有“似乎”、“仿佛”的成分呢？你错了！我的王城是按照标准进行修建的，东西长5里、南北宽也是5里，这才是标准的“方国”嘛！我的城墙必须用青砖打造，至于老百姓说的石灰、粘土、糯米、猪鬃、稻草等只能当辅材；护城河至少宽两丈，如果不行，就把金钱河算上。河边种上柳树，春天来了，柳树发青了，我要请你们曲水流觞，煮茶烹酒；我的城门必须有四个，你们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不管走到哪儿，我都希望有一扇门为我敞开着；至于东市和西市、南街和北街用青石板铺一铺最好……

上津，我的王国

■周国军

我的王宫是邮电局一个小小的话房，面积不大，但装饰考究。首先是大门，不能像平常百姓家只搞一扇，一左一右对开，才彰显气象。我得修一个至少半人高的围墙，你们就把它叫“柜台”吧！我的武器就是隐藏的24把利剑，我天天对着空洞的标靶练呀练，练好了据说就能让人上天入地、跨洋过海，后来这种武器更新换代了，叫“电话交换机”，再后来，这种武器也被淘汰了；我下榻的龙床虽然只有两尺宽，但床是棕绳编的，其他的那些什么什么王，从未曾见过，更不用说睡觉了！

我最长的一次出行，是从十八盘林场到大坝口，再从大坝口骑自行车回来！自行车是邮电局定制的，为了区别于普通车辆，他们给它刷上了一层绿漆。至于我出门，是不能空着手的，我得给老百姓带带话、送送信，至于报纸，大大小小的单位都有一份或者几份。这次出行，我还吃到了百姓家的大米饭，菜有金钱河的鱼晒的鱼干、老百姓自己家磨的豆腐、屋梁上烟熏火燎了半年的老腊肉，小青菜也是百姓家菜地摘的，又嫩又新鲜。那是在王国的第一次醉酒，吃着可口的饭菜，酒是老百姓自己酿的苞谷酒，凭我的任性，不醉他个胡天黑地怎么也说不过去！

醉了，我就坐在门墩上，喝一口又浓又酽的“大脚片儿”，看一看满天的星星，我觉得我这个国王不仅仅是郢国的，也可能是整个宇宙的！如此，陈新闻先生又得绞尽脑汁，好好考证一番了！

（作者为市作协副主席，郢西籍作家）